

工藝深角度 Perspective

關於「閉眼冥想的小孩」

About Children Meditating with Closed Eyes

文／邵婷如 Ting-ju Shao · 攝影／伊通公園

對我來說，藝術不是關於具高度金錢交換價值的物品，而是重申我們在當代的第一手經驗。——安東尼·葛姆雷（Antony Gormley）

2013年春天因運動的意外傷害，導致整條腳筋斷裂，手術後兩個月依賴輪椅，日常生活須有人在旁打理，如同失去自主能力；而後花費另外四個月的時間復健，手臂與另一隻腿也因過度分擔身體重量，而引發其他副作用。此外，平常理所當然的走路平衡感，與舉足高度的敏感度，此時如同機器當機，必須重新輸入指令，歸零後重新學習，如同新生幼童。這段時間，我深刻體會到身體受苦的人們狀態，也理解我的短暫不便與疼痛，或許都不及他們所承受的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。

身為人類的存在意義，與心智被捆綁的受苦不自由，是我自年少以來一直極度渴望解開的謎團，也正是如此，大學時我利用暑假到天母工作室習陶，在專注的「當下」覓得一時平靜，因而決心終生從事陶藝創作。根據心靈作家艾克哈特·托勒（Eckhart Tolle）的說法，人類除了深受心智的左右，還受到累世集體共業痛苦之身（pain body）的挾制，對我而言亦是如此。即使在中年後開始練習觀照，

不斷地透過創作記錄覺察，但是在現實生活中的執行仍是充滿挑戰。然而這次受傷後身體活動受到限制，因此被推向一個更真實的體認場景。

活動能力大量減少時，身體不同於往常持續不停地執行腦袋不間斷發出的指令，「現在做這個，等下做那個，再來記得要……」。獨自在空間裡，靜寂中望著天空，當我不去對抗、評論這個受限身體的不便與不舒適時，就在那刻我接受了這事件的本然（what is）。焦慮不安還是留在原地，但有幾個瞬間，靜默似乎被拉長了。那個慣性評論好壞歸類的智性，面對內在揚起純淨的本體意識（being），如同兩個疏於問候的人，再次面對面，彼此說聲「好久不見」。我專注於那剎那的寂靜會面或心無思緒地觀看天空，瞬間感受平靜的臨在（presence）。

其實焦慮、不耐煩並沒有全然退去，但是在同一個空間裡，這個自內在揚起的本體意識，望著情緒起起落落的智性，如同說著「我與你的焦慮與不安同在，一切都好，請勿驚慌」。活蹦亂跳且忽喜忽悲的智性暫緩喧囂，周遭出現舒緩的空間，瞬間的平安也在那兒出現。

物質世界的上司——「萬物之靈」的

邵婷如
是誰與舒伯特在雲間漫步？
2013 陶瓷 31×32×12cm





邵婷如 看見光，開始飛翔 2013 陶瓷
40×39×22cm



邵婷如 關於那所有的神聖存在
2013 陶瓷 30×15×15cm



邵婷如 關於那個約定，在腐朽前，我重新憶起它原本的純淨。 2013 陶瓷
32×21×18cm

我們，一生忙著建立分別心、喜惡、享樂、掙扎，定義成就感，尋找歸屬性，因為我們的身軀肉體如同一座城堡，堅固地界定出內一外、你一我，化分出你的一我的、你們的一我們的。愈是強化的分別心，愈增添我們的內心的孤獨與失落，就愈去尋求更多的物質與成就感來減輕這個虛空，於是展開利益的攻防與搶奪，人與人、國與國的怨隙與仇恨也就此產生。

然而，因為受限於身體感官、心智與痛苦之身的牽制，餵養再多的慾望，也無法得到喜樂滿足，情緒的起伏受苦、生老病死的肉體之痛，與本體意識（心靈）不斷地拉開長距，甚至終其一生不曾相遇。而身為肉身的我們，終究與其他物質結構一樣，最終都將化為灰燼。人從空無來，回歸空無去，這樣的空幻分離感，讓尋求生命存在的意義成為人類的宿命。

然而每個身軀都存有無形無相的本體意識。深入覺察內在時，便能瞥見智性與痛苦之身正如濃厚白霧，遮蔽平靜與平安，將其隔阻在另一端。生命之旅中，除了物質肉體（身）與智性（心）外，一旦覺察且連結本心意識（靈）的存在，就如同「回到了家」，原存於宇宙的正面能量，才得以在這個受限的身軀擴充，體證真、善、美的真正本質，而非嬉遊於外形外相的定義。身為人類的真正意義，因為這個經驗而得以擴展。

能夠再度自由行走時，我如同新生一般的感動，有股強烈的力量驅使我開始創作，「閉眼冥想的小孩」系列因此誕生。事實上，去創作新系列作品的想法，已在我腦中醞釀好幾年，但始終模糊難辨。在復健時期的沈思期間，整個圖像豁然開朗且清晰。我像孩子一樣回到初心原點，不畏懼對新事物的嘗試，因此初次使用瓷土與石膏開模灌漿，這些技法有別於我

二十九年來的創作方法，必須從零開始起步與學習。

孩童出生後，成年人不斷地教導「這是你的……」、「這是優秀的……那是低下的……」等世俗的特定觀念。因此，在小孩的成长道路上，自我性與分離感不斷地被建立與強化。然而孩童並不像成年人處處仰賴心智的分析，並受到痛苦之身的深刻牽制，倘若不是來自家庭與社會環境批判與喜惡的影響，他們不同於成年人價值觀的僵化與功利的標籤化；更不同於成年人對感官的需求，永遠處在不飽滿的慾望消耗；也不像我們受到心智的慣性制約與掙扎。孩童身處於大自然時自在又盡性，對事物充滿開放的好奇心與接納心，他們與本體意識同在，身體、智性與心靈平衡共存，與宇宙保持合而為一的和諧狀態。

孩子的童言童語，常讓我開心大笑，我深刻感受孩子們身心靈合一的純淨，而且深信他們帶著輕盈光透的能量，自宇宙生命的源頭啟程，再度來到這個能量濃稠厚重的物質世界進行探索體驗，他們與生命起源的入口是如此地接近，而且個個身藏宇宙奧妙的答案。事實上，我們每一個成年人都曾是那個孩子，即使是現在，一旦我們得以與本體意識面對，就可發現在層層白霧的那端，那個帶著真善美能量的孩童正等待與我們再度重逢。

雖然自年少就渴望與內在本心面對，試著去學習接受事物本然樣貌，然而這一趟路途的移動速度卻極為緩慢；雖說如此，也不曾停下腳步去覺察這趟生命之旅存在的意義。或許正如約翰·凱吉（John Cage）所說的，「我們並非朝著某種目標邁進，而是與目標同在，它和我們一起改變。如果藝術有目的，那麼就是讓我們睜開眼睛看見這個事實。」🌱